

# 「ACARA 亞洲建築新人戰」越南紀行

金光裕 Gene K. King 2015/11/5

台北

兩年前有次團紀彥到台北，照例找我聚聚，同席李暎一教授，韓國人，在日本讀的博士後，長年在日本教書與發展，他說英文的口音，簡直是我在美國留學時的韓國同窗的翻版，他的儀態也有老韓的魯莽與率直，令我感到一見如故。

他的名片上寫著兩個頭銜，「日本建築設計學會副會長」之外，更有趣的是「亞洲建築新人戰實行委員長」，看起來像是電視上紅白大賽主持人，原來這是他所發起的，亞洲地區學生建築設計的競賽活動，他一個個國家去找學校合作、參與，找人贊助，幾年下來蔚然有成，日本、韓國、中國相對是最容易的，那次就是他到臺灣來，找到了願意參與的學校，以及遠東徐元智文教基金會贊助，仔細聽他說，竟然北至蒙古，南至印尼、緬甸、西至尼泊爾、印度、斯里蘭卡，他都已建立了網絡，我問他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落差甚大，必也影響其建築設計水準，不會造成某些學生的挫敗感嗎？他又以老韓的率直說，你搞錯重點了，活動不是要定輸贏，是要創造交流。

胡志明市

今年，他竟然邀請我去越南胡志明市，做決選的評審，從來我只在 2013 年，到香港大學建築系教過一學期書，對評圖也不在行，但他心意已決，加上團紀彥也在評審之列，於是約了一起去開眼界。

原定是 10 月 23 日，由四位評審委員做系列演講，但我忘了越南要簽証，還好及時想到，未料拿了簽証又沒檢查，當天一大早到了機場才發現，辦事處的天兵把有效日期填錯了，只好再回市區改了簽証，改坐下午的飛機，到胡志明市已經傍晚，因而錯過了當天的活動，我的演講題目是「亞洲的時代，與後新現代主義建築 Age of Asia & Architecture of Post-Neo-Modernism」，大家都對這個看似龐大的題目甚感興趣，期待甚高，所以還好錯過了，給人一點想像空間，否則必然是失望的。

落地時大雨滂沱，主辦的阮必成大學 Nguyen Tat Thanh University (越南已完全不用漢字，全部用羅馬拼音，因為是革命耆老，才查得出漢字名字) 安排周全，雖然我改了行程，

仍然派了接待和汽車來接，車子在大雨中緩緩駛過市區，市街與台灣城鎮頗像，連穿梭其中的機車也十分相似，這位接待的年輕女士是學國際貿易的，來自越南中部的高山上，舉家歷代都是種咖啡豆為生，讀完大學後留在此間工作，英文到位，有高度與勤奮的溝通意願，言語間對國家和自己的未來，在靦腆中帶有強烈的自許，她對接待對向的背景瞭若指掌，包括團紀彥和我，顯示出她的認真與幹勁，和一個快速發展社會的樂觀與天真。

她說團紀彥曾隨他父親，在 45 年前來過西貢，這次有如懷舊之旅，所以他住在當年同一個旅館。其實對與我們同年齡的人來說，越南都是個似乎熟悉的地方，越戰是冷戰時期的爭點，充斥在每天的晚間新聞中。

當天的活動已經結束，所有人員已在用餐，他們將我送到聚餐處，像是一個公園中，有景觀有水池，散落著十餘座開放式棚架，棚架挑高，沒有外牆，大約是南洋的傳統做法，做為聚會甚是理想又節能，擺了十多桌酒席。我看到團紀彥在一角，像個憂鬱藝術家般抽悶煙，原來稍早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大雨中，他走進池塘裡，弄得混身溼透，正在等車送他回旅館去，或許他真的回到青少年的自己，才會發生這樣的蠢事。

李喚一為我介紹兩位他的贊助者，是一對華裔越南林姓夫婦，竟然中文說得非常流利，後來才知道，他們是越南塑膠工業之大亨，但他們言行低調，表情帶有些滄桑之感，我問他們，在 1975 年越南統一時是如何度過的，未料打開了他們的話匣子，林先生曾被徵召在美軍單位當兵，還好越南沒有經過嚴厲的鬥爭，他經過再教育之後，就回家開始做一些小型塑膠加工業，統一後十年經濟蕭條，但他也逐漸打下基礎，到 1985 年越南開放之後，他掌握了機會，在過去三十年間發展出大事業。林先生有七個弟妹，統一後一半留下，一半潛逃出去，或許離開的幾個可以回來解救留下的，未料四十年後，留下的三個都跟著他步入富裕，出去的四個，在路上死了一個，其他三個以難民身份到了美國，很辛苦得過了幾十年，人世之無常，令他頗感唏噓，他似乎閱盡人世的面容，襯托著亭外無聲的夜雨，我很幸運的在一席晚餐中，聽到了一段越南歷史的抽樣。

## 獨立宮

第二天是活動的重點，也就是學生的報告和評選，由旅館坐上交通車，竟一路開進了獨立宮（或稱統一宮，這是前越南總統官邸和辦公室，寬大的前院旁停了兩輛坦克，就是西貢解放時，留下衝破大門的歷史鏡頭的實物），主建物的前方是寬闊的大樓梯，竟有學生列隊兩旁，我們進場時還集體鞠躬，這種隔世的儀式頗令人不安，但也看出主辦單位對此活動的重視。

總共有來自 17 個國家的 25 位學生，8 個國家 12 位評審，每位學生簡報 5 分鐘，由評審問答 7 分鐘，每位學生都有圖板、模型、和簡報檔案。果然，學生的程度差異頗大，有的非常像專業建築師，有的像是品味甚佳的室內設計師，有的還只在滿足空間量需求，或是複製流行的案例，有的卻企圖把社會文化意義賦予在建築設計上。學生全部要用英文做簡報，即使說得不好，也看得出強烈的意願，中間還有一段插曲，一位韓國學生上了台竟眼淚漣漣，原來她是來代替報告的，而原作者竟在不久前意外身亡，令我們為人父母的評審都為之黯然。

來自台灣的兩位學生的作品都屬上乘，但是近年台灣建築學院，十分著重設計的社會文化意涵及情感懷抱，付出的注意遠超過建築設計，因此設計似乎沒有完成，令人扼腕，也因而名列第四，前三名分別來自日本、中國、和日本，都是普遍缺乏社會關注，乃至於沒有基地的設計，但是都有極高的藝術天份，圖面顯示出獨特的品味和感性，曾經有位建築教授朋友半開玩笑得說，如今到全世界各地評圖，學生設計題目都像是世界問題的救護車，那裡有地震、戰爭、疾病，就做那裡的題目，但是這次三個得獎作品，反倒像是「宅男宅女的異想世界」，頗令我意外，或許也是看多了意義導向的題目後的一種反動。

但是就如同李暎一所說，輸贏不是重點，在告別晚宴中，我也和幾位學生交談，給他們一些建議，就可以發現到，原先在他們設計中沒有的面向，如今他們已經敏銳得觀察到了，因為他們都是經過本國激烈的競爭脫穎而出的精英，有極強的求知慾，在這樣的環境中，所有的觸角、天線、和雷達都已完全打開，彼此間也已經建立起網絡，原先說的社會落差造成的程度落差，似乎也在這兩天的交流之後消失了，或許這個平台就是李暎一的初衷和重點，我相信，有了這樣的網絡與參考，他們許多都會在事業上嶄露頭角，十年廿年後，我們就會聽到他們，成為前衛而成功的建築師。

其中一位來自印度孟買的學生，能說能做，設計的思考和手下工夫都很好，他向我要名片，驚道他曾經寫電郵到我事務所申請暑期工讀過，我只能抱歉說，我們能付的微薄工讀費，恐難支付他的開銷，所以只能婉拒，但沒想到竟在千里之外相遇，這也是一次奇異的機緣了。



